

## ◎ 改革官吏服制論

新亭

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服制。一國有一國之服制。皆因其風俗隨其習慣。而所謂美術之觀念。殊無所關係焉。故我國民則以我國之服制爲美。日人則以日人之服制爲美。華人以華人之服制爲美。暹人以暹人之服制爲美。所謂美云者。非在有美術之觀念。而在於風俗習慣。久而安之。便以爲服制如是爲是。如是爲美耳。

今以美術家之眼。而評論其美惡。比較其是非。則無論何國服制。亦有可瑕疵之處。日人固不敢以日人之服制爲美。華人不敢以華人之服制爲美。我國人亦不敢以我國人之服制爲美。遠推之以至歐美各國亦然。然各是其是。各美其美。以自已國的服制爲國粹。固守之以至千萬年之後。亦無不可。

卽此而論。則某國民守某國之服制。爲風俗習慣上之第一正當好尚。有倡爲改革之說者。非是悖俗。卽是好奇。殊無足取。然今余乃倡改革服制。改革而專改革官吏服制。果何意義乎。

夫合許多省而成國。一國有共通之習尚。合許多國而成洲。一洲有共通之習尚。合五大洲而成世界。世界亦有共通之習尚。今之世界。水陸交通便利。東西往來如織。我國人日得與世界人周旋。乃悖此共通之習尚。在精神上形式上所受之損失。何可勝數。此余所以倡改革服制之說也。倡改革服制而特專在改革官吏服制之說也。

我國商學各界人士。已曉此隨時之義。以求免受精神上及形式上之損失。多有改服洋裝。在家庭上習慣上固守本國服制。至於出而與外人交際者。必服洋裝。蓋以洋裝乃現時世界共通之習尚。

也。而洋裝所以成爲世界共通之習尚。非是以洋裝有美術之點。而在於有勢力之點耳。洋裝之在世界上之勢力。亦猶陽曆也。現時各國外交來往商賣契約。皆用陽曆。故我亞洲人始而日本改用陽曆。繼而中華亦改用陽曆。我國今日未有改用陽曆之說。然在實際上已純用陽曆矣。而所以改用陽曆之由。蓋以陽曆在世界上有共通之勢力耳。洋裝之於吾人亦然。

一國政治之機關。握於官吏之手。我國民與外國人正式上交際。亦必由於官吏。官吏雖未必能爲國民之正式代表。而實爲形式的正式代表者也。爲正式的代表。乃悖此世界共通之習尚。仍用我國服制。其所受之損失。何可勝言也。

世界各國人之用洋裝也。與人應接。唯舉帽或握手爲禮。未嘗有合手膜拜。或四體投地以拜人爲禮也。若用我國服制。而與世界人交際。世界人則舉帽握手。而我則合手膜拜。四體投地以拜。其所受之恥辱。無有大於此也。

恥辱之大如此。而我國官吏何以不改革服制。或曰保護政府之不準許也。余曰非也。一國之服制。固屬國民之自由權。保護政府何嘗有所干預。若謂政府有所干預。則何以對於學界商界及各公廳辦事人員。乃有多數人改服洋裝。而不之問也。或者之爲此說者。未免有阿護官吏而誣保護政府之意也。

或曰我官吏之對保護政府。須用我國服制。時有敬禮。便於拜跪。以表忠誠。則保護政府既以拜跪之禮爲破壞人格之第一惡習。業有明令禁止。不得拜跪。有何官吏仍用拜跪之禮。且律以犯禁令之罪。則用此婢膝奴顏之服。以拜跪爲禮。非徒無益。而又害之。官吏何所樂而爲此也。

或曰。我國官吏仍用我國服制。蓋以親民行政之際。表示尊嚴。使民敬畏。而便於辨事也。此說又大不然。夫以服此便於婢膝奴顏之服制。而謂可以表示尊嚴。乃無理之甚者也。况各保護官吏。何嘗有服南服。乃能使我官吏及人民之畏敬如此。則此說又最爲無理之談也。

或曰。我國官吏之不改服制。爲其著我南服。方便於掛金磬及牙牌。而掛金磬牙牌。然後有官家之氣味。若用洋服。則置金磬牙牌於何地。余曰。非也。我國之金磬牙牌。亦猶外國之勳章佩星耳。苟自已的金磬牙牌。而與各國佩星勳章有相當之價值。則於改用洋裝之後。何妨懸爲胸飾。如各國人之用勳章佩星者。何必用南服。然後始可掛用乎。然則何以不改革服制。余誠不知其有何意義也。夫以無何意義。而仍用此婢膝奴顏之服。以悖世界共通之習尚。以受莫大之恥辱。其爲辱國喪權。莫此爲甚。有心於世道人心者。必不忍爲此。以自辱而辱及全國民也。余故倡爲改革官吏服制說之。夫因循固守。憚於改革。此乃一種柔懦無能耳。無定識耳。無毅力耳。不知天下事本具公是非。是者必昌。非者必亡。乃自然之理也。官吏中諸公。苟有能毅然爲之。自然風靡全國。其與之表同情者不少也。諸公不見我國古俗。原剪頭髮。一自明人南侵。強迫不準剪髮。以同彼俗。相沿至今。渾然忘其所自來。認爲髮膚受之父母。不敢毀傷。鮮敢有剪此煩惱根者。往者余等。以一輩白面書生。毅然躬自剪髮。爲國民唱。當時見之者。唾罵交加。有蜀日越雪之感。然纔一年間。風靡全國。以至今日。豈非是者必昌乎。今日官吏之改革服制。亦猶此耳。何所憚而不爲。乃故悖世界共通之習尚。以取恥辱。故宜早行改革。爲是不然。當此世界各國交際。著用洋裝之時。而我國官吏。長以此廣袖之衣。包頭之布。以周旋於其間。我縱不知恥。外人亦爲我恥之。不屑與之談。不屑與之交。而終無有可出現於世界之一日矣。有心世道者。試熟思之。勿以吾言爲河漢也。

笠峯幸庵先生傳

四八

### 笠峯幸庵先生傳

先生姓阮。名明。字光浹。又字啓顓。又安處羅山縣。今屬河靜省月澳人也。幼學舉業。得狂疾。叔父東閣公以

托其友仙田左相阮儼。因學文而悟道焉。黎景興癸亥。一七四三年二十一。領鄉解。每赴春圍。往往對不

竟。左相公反覆告之曰。鼎鑑猶有耳。獨不聞乎。答曰。衡石本無心而已。因宿疾未除。謝絕世事。盡棄

科舉之學。專讀性理。五經四傳。周禮儀禮。近思錄。朱子全集。以及子史諸書。無不悉心玩索。雅好林

壑。南州山水。足跡幾遍。嘗遊清漳千仞山。見一小山曰。裴峯者。徜徉樂之。壬午。一七六二年例補英山

訓導。遂築室于裴峯居之。課滿。補清漳縣尹。遷移勞攘。舊病復發。作思故山詩。詩見笠峯詩集內以明志。遂解

印綬歸。所居有望雲亭。介石齋。與諸子偕往。各食其力。日與學徒講習。神思飄然。舊疾如失。因名所

居曰幸庵。有幸庵記。其事先也。立祠堂。明譜系。時饗祀。咸有定則。其教人也。先小學。以培其根。次經

傳。以達其枝。學者化之。各以所聞教于鄉里。故禮義之風行于一境。山居在六年城之北。人皆稱曰

六年夫子。庚子。一七八〇年鄭王森聞其名。召至京。復遣歸。西山時光中大帝起於富春。書幣來聘者數次。

皆固辭。後大帝率兵北征。途過又安。逼致之。責曰。久聞大名。故欲相見。先生偃蹇不就。意以寡德非

英雄耶。先生徐答曰。鄭氏強僭。二百餘年。今將軍仗義滅之。其誰曰非英雄。然若假此爲名。則奸雄

耳。大帝瞿然起曰。人言先生天下士。名下不虛矣。遂改容謝之。孫士毅南來。大帝出兵又安。召問方略。答曰。清人遠來。深入客地。不知主客之情。旬日之內。破之必矣。清師既潰。大帝深服其言。及帝即位。給月澳一社租庸。爲優老俸。先生堅辭不獲。因爲陳君德。民心學法數條。帝未及施行。復卽所居

設立崇正書院。拜爲院長。時號羅山先生。使譯小學國音。甫就編。遽命取之。及帝崩。先生盡還所賜。子嗣君景盛。帝山居自樂。弟子日進。歲庚申。一八景盛帝遣人強致之。既至。問以國事。答曰。不可爲矣。復問。何以教之。曰。誰能從之。曰。授之劍印。誰敢不從。曰。如君王不從。奈何。帝默然。先生因教以歸。其侵地。退守東京。庶幾可緩。帝亦不能從。先生遂糜居客館。不得歸。時嘉隆帝起兵於嘉定。聲勢震薄。先生語所親曰。雙魚水淺。阮氏回鄉。舊主山河。不久復爲舊主有。明年辛酉。一八阮軍進迫富春。帝北走。從者皆悚慄。先生獨偃仰一室。處之自如。衛士以狀聞。嘉隆帝素聞其名。謂左右曰。此必六年也。亟召見之。待以賓禮。欲官之。先生陳情乞骸骨。乃命官送至橫山界首。諭之曰。先生齒德俱優。素愜人望。還山之後。善自陶淑。多士奮庸。庶無負我優老敬賢之意。至又安鎮官阮文慎疑之。抗辭不屈。景盛帝復以禮招至北城。一日。卽還。嘉隆二年。一八癸亥。冬。無病而終。壽八十一。葬于裴峯之故居。子五人。復回原貫。先生沒後。士夫高其義。或作文以表墓道。有理學當年。崇斗範清風。千古壽山碑之句。或捐俸以修其祠堂。歲時拜掃焉。嗟夫。先生之流風餘韻。表表在人。如此。乃有嫉妒之徒。惡其勝己。生前無所異同。沒後摘其詩文之謙辭者。指爲大惑曲爲辯論。以笑之多見其不知量耳。於先生乎何傷。

●羅山縣士夫祭月澳阮幸庵先生文

嗚呼。有高世之學。有蓋世之氣。當其邦家有道。人樂仕進。公獨辭日月。而慕烟霞。築隱居于名山。等功名于度外。卒奉鎮兵。緡錢贖典。雖不獲其時。未就施展。固已眇視一世矣。迨國運傾頽。西山占據。公復以耆碩厚望。首被物色。世之人慕進者喜其行。守退者懼其挽。公獨受幣而往。辭仕而歸。行乎西山。而不違月澳。兵民以祿之南華書院。以優之綽然進退之間。此又高出尋常萬萬者。噫。世皆非

公其孰知公之志耶。志未行而西山旋亡，公亦尋沒。想公不能無憾，而夫人不能不為公惜者。不然如是之寔學，如是之英風，使時見用，寧止是而已哉。是誠可憾也。况復世運當革，故老彫零，回首往時，濟濟州紳，伊周巢由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時乎挹芝宇，坐春風，人人各適其願，而今或無述焉。本縣其曷能為情耶。公雖襟宇宏曠，不屑近小，然彝倫日用，固吾道之所在。公生平亦非能躬盡人事者，而於本縣獨難忘情焉。九泉有靈，尙其歆顧。

(文苑) 笠峯詩集

五十

文苑

笠峯詩集

幸庵先生遺著

★登義烈山

烈山。山上最高峯。四顧雲烟入。望中吳國城。荒  
芳草綠。義王廟在夕陽紅。人來人去飛塵外。誰  
是誰。非逝水。東早晚披茅成小隱。滿江明月一  
帆風。

▲營笠峯幽居

龍隱分中落。岩縫萬疊回山餘。今日壘地失故  
時臺。草色經霜碧。泉聲入夜哀。孤雲城上角。為  
爾賦歸來。

◎思故山

聯絡羣峯聚高低。萬馬迴山到南溟。盡江從北  
嶺來斜陽千仞寺飛瀑六年臺松竹今猶在風  
塵尙未回。

◎登笠峯

葵鄰龍勢極南溟。千仞山高藍水清。羣馬峯迴  
臨路塞雙虹。泉咽隔溪城六年弓劍英雄事一  
枕烟霞隱遁情。適莫自來多意必廣居珍重訂  
頑盟。

◎寄從弟嶠陽

海山秋雁渡新霜。故國荆花滿草堂。孝弟一書

嘉子誼風塵。三月嘆予狂。題橋舊事成。虛話畫餅虛。名惹笑場。惟有平生松栢骨。霜花如繖正蒼蒼。

●次韻答東山阮邁亭

仙花雲露白。英英半入新。庵半古城興。到有詩山可樂貧。來無酒日常醒。蒟蕘難道塵中識。輪帛何當分外旌。鮑飲鵝巢吾願足。林泉在處羽毛輕。

▲觀戲記

無涯生越太平洋而客美州也。登岸見所謂吾廣東人。衣廣東之衣。食廣東之食。言廣東之言。用廣東之器具。舉飲食玩好服飾器用。無一不遠來自廣東。聲音笑貌。性情行爲。心腸見識。起居嗜好。無一不如在廣東焉。所異者一頂黑洋帽。服尙黑色耳。無涯生驚曰。斯地其廣東乎。外國哉。何廣東之流寓此地者。或數世。或數十年。或十餘年。或數年。毫不爲他國風潮之所變遷。政治之所霑染。文明之所吹噓。而依然完全無缺。至死不變之廣東人也。廣東人其有獨立之風哉。其有唐三藏到西方取經。過火焰山。有齊天大聖之火扇。火不能傷之術哉。俄而友人引觀戲。其所演班本。又廣東戲也。花旦小生白鼻哥。紅鬚軍師。班頭婆。無一不如廣東。舊曲舊調。舊絃舊索。舊鼓舊鑼。紅粉佳人。風流才子。傷風之事。亡國之音。昔在本國。既憎其無謂。今在外邦。豈能入耳哉。不忍卒觀而去。無涯生聞

●遊香積寺

香積陳朝事。鴻山第一峯。遺庵空白石。故址但青松。風月長如此。神仙亦可逢。借問東坡子。何如昌黎翁。懶散江湖者。南薰一倚窗。

▲山庵雨中

山庵看近思。千仞和風雨。平波疇欲翻。倒甕天如漏。鶯鶯東南隅。濛濛不見樹。禾荒空懸磬。米貴生塵釜。六旬衰翁老。西望空搔手。

無涯生著

摘錄  
華報

昔法國之敗於德也。議和賠款。割地喪兵。其哀慘艱難之狀。不下於我國今時。欲舉新政。費無所出。議會乃爲籌款。並激國人憤心之計。先於巴黎起一大戲臺。官爲製曲。官爲收費。專演德法戰爭之事。摹寫法人被殺流血。斷頭折臂。洞胸裂腦之慘狀。與夫帝后蒙塵。縉紳戮辱。孤兒寡婦。幼妻弱子之淚痕。無貴無賤。無上無下。無老無少。無男無女。頃刻慘死於彈烟炮雨之中。震疊同葬於旗影馬蹄之下。種種慘劇。種種哀聲。而追原國家破滅。皆由官習於驕橫。民流於淫侈。咸不思改革振興之故。凡觀斯戲者。無不忽而放聲大哭。忽而怒髮衝冠。忽而頓足捶胸。忽而磨拳擦掌。無貴無賤。無上無下。無男無女。莫不磨牙切齒。怒目裂眦。誓雪國恥。誓報公仇。飲食夢寢。無不憤恨在心。故改行新政。衆志成城。易於反掌。捷於流水。不三年而國基立焉。國勢復焉。今仍爲歐洲之大強國。演戲之功大矣哉。

無涯生又常遊日本矣。觀其所演之劇。無非追繪維新初年情事。是時國中壯士憤將軍之專橫。悲王室之微弱。鎖國守陋。外人交侵。士氣不振。軟弱如婦人女子。乃悲歌慷慨。欲捐軀流血以挽之。腰紮白布巾。橫插雙劍。一以殺人。一以殺己。徧走諸侯王。說以勤王討賊事。其日夜聚議所。或在娼寮酒館。漫天大雪。攜劍出門去。頃刻取仇人頭歸。以下酒。以起舞。櫻花門外血如櫻。前者死。後者繼。起義兵與舊黨相爭。不惜冒叛逆名。會津城中。一日餓死十餘萬人。當時人捐銀壹毫。以爲兵費。鎔鍋釜。以爲兵器。積骸疊尸。家亡身死。而志士仍不顧也。久之政府知民氣之不可遏。乃急急改革。將軍歸政。王室復興。下詔維新。褒封忠義。政治年年改良進步。日本人乃有今日自由之榮。與地球六大強國並立。日本人且看且淚下。且握拳透爪。且以手加額。且大聲疾呼。且私相目語。莫不曰我輩得

有今日。皆先輩烈士爲國犧牲之賜。不可不使日本爲世界之日本以報之。無涯生乃旁坐默默而心相語曰。爲此戲者其激發國民愛國之精神。乃如斯其速哉。勝於千萬演說臺多矣。於是追憶生平所觀之劇。而驗其關係於國種社會何如。而次論之。無涯生於廣東之惠州。面山國而背海國也。伏處窮鄉。見聞譴陋。然聞吾廣東戲班有五種。曰廣州班。曰海南班。曰潮州班。曰惠州班。曰過山班。海南班吾未之見。惠州班不脫廣東窠臼。且聲色不逮之。無足觀者。廣州班爲全省人士所注目。其名優工價聲價甚高。然大概以善演男女私情。善鼓動人淫心爲第一等脚色。故其日戲尙有無風起浪。事急招兵。奸臣當國。太子回朝。盡誅奸黨。國泰民安等節目。以觸人分別賢奸之心。至劇間所謂出頭者。則盡是小姐。丫鬟。公子。專顯花旦小生之手面。繪影繪聲。牽連撮合。無非野合私奔。勾脂粉。掛蚊帳等事。深夜沉沉。淫情勃勃。以淫夫淫婦之行爲。反可致狀元夫人之榮貴。愚夫愚婦何知。有不怍怍心動相率爲桑間濮上之行者哉。雖其間亦有一二如蘇武牧羊。李陵碑等。述忠臣義士之遺踪。其詞可泣可歌者。然蘇武牧羊。全不演其拒衛律。李陵之招降。十九年。嚼雪吞氈。抱漢節之苦心。而因其娶有胡婦。妄造猩猩女追夫之事。以亂之。或且連昭君出塞爲一齣。夫蘇武武帝時人。昭君元帝時人。相去百餘年矣。乃演者以二人連轡歸國。儼若同時。以上取之。則無精神。以下取之。則非事實。其他陳陳相因。毫無新調。聲音靡靡。鄭衛衰亡。又不具論矣。有心人觀戲。所以不能終曲也。潮州班用福潮佬方言。故鄉俗謂之福佬班。其所演乃與廣州大異。廣州班往往取小說之一節一莖一花一木而牽合之。潮州班其所演小說積日累月。盡其全部而後已。三國演義。水滸隋唐演義等書。皆其常演之本。不獨隻手不遺。卽其聲音笑貌。偶有差錯。萬目閱之。故觀其演三國也。

如置身於鼎足之場。而親見其雄君傑士。武臣健卒。設謀致勇。以爭割據土地也。其演水滸也。如與宋江武松爲伍。殺貪官。誅淫婦。民權興。官權滅也。其演隋唐演義也。如親見昏君以天下爲己私產。採致良家子女無數。日夜縱淫於內。興土木。建宮室。使民帶刑作土。草菅兆姓於外。英雄混混。乃羣思撥亂而爲治。開新國。除昏也。蓋嘗論之。廣州班似於尙文。潮州班近於尙武。廣州班多淫氣。潮州班多殺氣。以是之故。其人民之感召與山川風俗極有影響焉。廣州受珠江之流。故其民聰明豁達。衣冠文物。勝於他土。然智過則流於詐僞。文多則流於柔弱。此其蔽也。惠潮嘉以東。稟山澤之氣。故其民剛健猛烈。樸魯耿介。勝於他土。然過猛則戰鬪時作。過介則規模太隘。此其蔽也。無涯生自有知識以來。見我州中倡革命者。蓋數十起矣。其視革命之事。如飲食衣服之不可離。其視死於戰鬪。若榮慶焉。官雖痛剿殺之。毫不能止也。然而打家劫舍之事。則不屑爲之也。若夫省會之地。搶劫如林。省城以西州縣。夜不安寢。行水之收。歲至數萬。而揭竿之舉。鮮有聞焉。東江有會黨。而無綠林。西江有綠林。而無會黨。此廣東東西江人人種性情之大別也。然而於當今萬國競爭自存。優勝劣敗之際。求其有軍國民之性質。尙武剛烈之氣象。則吾雖東江人。不能不私贊之。私喜之。以爲吾東江人稍有近於是也。雖然東西江大別之由來。何自始乎。曰亦始於潮州班。廣州班所演宗旨不同而已矣。潮州班重鼓鑿。廣州班重班笛。鼓鑿之國。使人聞之心壯。絃笛之聲。使人聞之心頹。然而潮州班守其方音。不能通行於全省。且專演前代時事。全不知當今情形。其於激發國民之精神。有乎古而遺乎今者也。廣州班則無精神。無事實。而誨淫誨盜之風。尤數見不鮮。不可不大加改革也。

廣東之於中國。言語特殊于各省。習尚特殊于各省。下至民間所演之戲。亦特殊于各省。蓋中國之觀廣東。如一外國焉。北方之人多稱廣東省爲廣東國。幾於名稱其實矣。昔法國名士評拿破崙之文曰。生于哥塞牙。深山大澤。議論自存國風。廣東之人愛其國風。所至莫不携之。故有廣東人足跡。卽有廣東人戲班。海外萬埠相隔萬里。亦如在廣東之祖家焉。昔在上海聞有同慶茶園者。廣東戲也。與各外江班抗行。未幾卽歸消滅。蓋外江班能變新腔。令人神旺。廣州班徒拘舊曲。令人生厭。宜其敗也。外江班所演多悲壯慷慨之詞。其所重在武生。廣州班所演多牀第狎褻之狀。其所重在花旦。武生有英雄氣象。花旦有腐儒氣象。英雄使人敬。腐儒使人憎。故也。若外江班所演打鼓罵紅袍等戲。頗有誅奸滅惡之心。所撮鐵公鷄述洪楊與滿清戰爭時事。兩軍兵士皆無紀律。紮營則彼此聚賭。聞戰則各歸隊伍。官軍注掠無異洪軍。于滿清興國史外。稍存一公道信史。使漢人耳目不至全爲所蔽。噫嘻。成敗雖曰天命。豈非人事哉。

夫班本者古樂府之遺也。樂府者古詩之遺也。詩三百五篇皆被之管絃。以正風俗。以宣教化。樂者感人最深。故歲終使者采風以入樂。使知民間疾苦而時變其政。是故十五國風之詩。皆十五國風所演之班本也。漢書禮樂誌。房中歌。郊祀歌。大風歌。秋風歌。匏子歌等類。漢時所演之班本也。至於魏晉隋唐。凡士夫有佳篇雅什。纔經脫稿。卽播人間。宋元以後。詩與樂離。士夫所詠者。不可譜之于樂。於是始創曲本。西廂記。明珠記。琵琶記。出焉。源流孳多。又有南腔北腔。南曲北曲之分。行於燕趙秦晉間者。謂之北曲。行於吳越者。謂爲南曲。南北之方音既不同。而中原樂器經三國五胡之亂。散失無存。北方所用之樂。大都由東胡北狄西域而來。南方所用之樂。大抵由滇南川西邊界而至。年

遠代湮不可殫述。自元以來。華夷無限。賢人君子不得志于時者。思爲移風易俗之助。往往作爲曲本。以傳播民間。如湯玉茗之牡丹亭。臨川四夢。孔雲亭之桃花扇傳奇。蔣心餘之冬青樹。一片石。香祖樓。空谷香。臨川夢等類。共成九種曲。皆于一時人心風俗有所關係焉。蔣心餘之言曰。天下之治亂。國之興衰。莫不起于匹夫匹婦之心。莫不成於其耳目之所接觸。感之善則善。感之惡則惡。感之邪則邪。感之既久。則風俗成。而朝政亦因之改焉。故欲善朝政。莫如先善風俗。欲善風俗。莫如先善曲本。曲本者。匹夫匹婦耳目所感觸易入之地。而心之所由生。卽國之興衰之根源也。無涯生曰。蔣君其知本哉。雖然。豈特此哉。夫感之舊則舊。感之新則新。感之雄心則雄心。感之暮氣則暮氣。感之愛國則愛國。感之亡國則亡國。演戲之易移易人志如此。直如鏡之照物。錠之染衣。無所遁脫。論世者。謂學術有左右世界之力。若演戲者。豈非有左右一國之力哉。中國有左右世界之力。演戲能有左右中國之力。便是有左右世界之力。中國如欲振興。可不於演戲加之意乎。加之意若何。一曰改班本。二曰改樂器。無論何國。若欲振興本國人心。亦須加意於是。

## ●筆墨餘痕

### ★英雄豪傑

英雄豪傑之士。才識高邁。襟度恢宏。又卑以自牧。不求人知。而人自知之。不求人尊。而人自尊之。彼世間好名者。唯日嘵嘵。自稱爲英雄豪傑。自尊爲英雄豪傑。唯恐人之不知。人之不己尊也。然而人亦莫之知。莫之尊。其可笑爲何如也。語有云。有麝自然香。何必當風立。余願世間人。欲爲英雄豪傑者。須先求諸己。勿當風立。授人以笑柄也。